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重編瓊臺藁卷十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范　衷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于　鼎

謄録監生臣滿大武

重編瓊臺藁卷十四
明 邱濬 撰
序
送費縣丞之奉新序
縣有丞所以佐令也自秦以來有之唐制丞位雖高而不可否事故崔斯立有予不負丞丞負予之說國朝之制則一邑之事無非丞所當問者故世之居斯職者有

能盡心所事亦足以行其志而施惠澤於民矣如其不能皆然何則是丞不負人而人之負丞也多矣徤爲費君以太學生解褐即丞潭之醴陵尋以憂制去改任臨江之新淦又以員外置起銓曹今改豫章之奉新君在新淦時職專督賦稅令不煩而事告集刑不黷而民自服甚得牧民體新淦去豫章甚近先聲聞於鄰封也久矣奉新人士寓京者一聞君受命當佐其邑喜動顔色走詣予求文贈行予惟親民之官莫令若也而丞廷六

職以佐令蓋所以相濟而補其所不及焉令曰可而丞曰否不可也令曰否而丞曰可不可也要必正佐皆可而後行之彼其漫不可否事而諉其咎於丞之負已蓋有激而云耳丞果負人乎哉若然則是食焉而怠其事與受若直又從而盜若貨器者相去幾何吾知古之君子所為事君以忠者不如是也況君出自學校讀聖賢書平生自期謂何顧肯若是耶若君者予知其不負丞也必矣於是乎序以送之

送新喻沈縣丞序

石康沈環廷珍前侍御公諱福之子也公登永樂乙未進士第擢官内臺嘗出按陝西交南所至持風裁肅憲度而在交南尤著聲稱交之遺民有仕中朝者至今猶稱道之亹亹不絶口廷珍甫三歳而侍御公捐館舍鞠於其祖封御史公蚤游邑庠累試有司不如志尋貢入太學需選銓曹今年春釋褐拜臨江之新喻縣丞將之任以予鄉先達也過予求教言予喜其以官家子發軔

仕途即得文獻之邑佐其長以蒞夫醇厚之俗朴茂之民所以承先志階顯仕皆自此權輿之也夫天下之事莫不有所始作衡者始於權作車者始於輿廷珍之為丞于斯其仕宦之權輿歟夫有權斯有衡衡必成然後用以平有輿斯有車車必成然後用以載懸衡以稱物至於千萬鈞之重駕車以運行至於千萬里之遠推原所始皆起於方寸之權數尺之輿馬士之仕也始於小而後至於大自夫近而後達於遠亦何以異於斯哉是

以君子將有行也將有為也必先謹之於始始之不謹末將如之何易曰君子作事謀始書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廷珍初有官守即得百里之邑而佐之其於臨民蒞事之初尚當洞洞屬屬如將不勝孳孳汲汲如有不及端為政之本培進身之基以為他日遠到大施之地所以光復前人以成其所未成之志其在此乎其在此乎於是乎書以贈

送瓊山胡縣丞序

瓊郡轄邑十而瓊山爲附郭邑槩九邑所有不足以當其半其生齒之衆地利之富人才之盛風俗之美皆他邑所無者非獨是九邑之所無雖海以北諸郡亦有未及者東坡伏波廟記所謂衣冠禮樂班班然者似亦指是邑而言耳他恐不足以當之夫當東坡南遷之時葢在宋中葉以後也當是時其衣冠禮樂葢已彬彬之盛如此矧今距其時又四五百年也耶常聞父老言洪武永樂之間吾邑人處鄉落者務本業勤生理質朴謹愿

有老死不識城市者閒以事入城親友共祖之惘惘有離别可憐之色如將萬里行然為士夫者守廉隅敦禮義有為不義者衆共嫉視之如怪物焉所謂珥筆終訟之風無有也自予少時猶及見之其後也長民者習知其故謂其無能為也乃聽吏民之狡黠者以為腹心任厮卒之獰惡者以為爪牙於是苞苴之魚肉之草芥之兎罝之禽獮而草薙之抉其口而奪之食把其臂而奪之衣剝其襁褓而奪其赤子凡可以恣吾之欲者無所

不至焉於是乎民力始困民財始竭民計始窮民俗始變而珥筆終訟之風起矣葢在其時其人為邑時始也嗚呼斯人往矣而財力之困至今猶未甦風俗之薄至今猶未復告訐之風至今猶未息嗚呼是孰為而孰致之哉致之者已往不幸繼其後者當之自非立心堅定見理明白而以慈祥凱弟為心真有志以盡夫父母斯民之責者不足以革此時之弊而復往昔之盛也豈不難其人哉靖安胡君克明以太學生釋褐丞順德之南

河尋丁內艱令起復而補其丞於吾邑予曩時嘗識君於予友進士涂君所信所謂慈祥凱弟之君子也以慈祥凱弟之人而莅衣冠禮樂之俗果盡吾之心而不偏聽獨任焉則民生之不甦風俗之不復珥筆終訟之民不之化吾未之信也予也生長是邦遭際聖明得為天子文學侍從之臣愧無毫髮以裨益吾鄉人父老也故於君之行重致意焉倘不棄予言俾吾人受一分之賜區區之至願也是為序

送鄉友王主簿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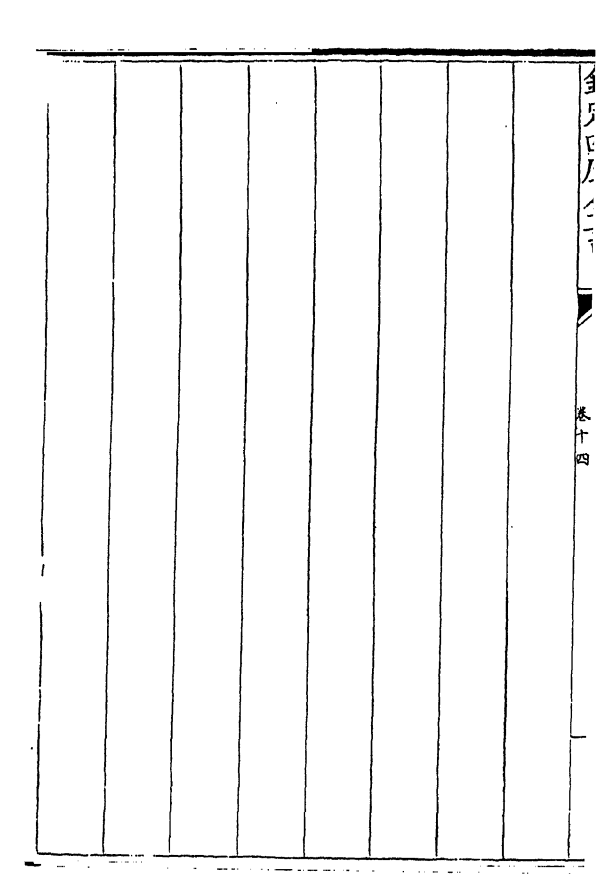
浙西財賦甲天下一郡所有可兼乎一藩而一邑之所有又有一郡之所無者誠計以古者分田制邑之法則郡可以當他處之藩邑可以當他處之郡守可以視方伯令可以視郡守矣然則官於玆地者名雖卑而實則崇也予鄉友某以太學生解褐得嘉興府嘉善縣主簿或者為之不平曰君發身學校囬翔仕途寒暑歷十數變矣始得一官顧乃與出他途者同資調豈非左歟又

曰君敦厚而開敏周於世務達於人情使得一郡而佐之一邑而令之庶可以展其驥足顧所主判者乃區區一邑之簿書昔人謂長材居矮屋者殆君之謂與予曰士君子學成而仕也將為其名乎抑取其實乎茍惟名之是狥則秩之卑者固不若夫崇小者固不及乎大如惟實之求則財賦之多與人民之衆者固加於寡與小矣今夫天下之郡以百計邑以千計固有一府之大而財賦以石計不盈萬人民以里計不足百而嘉善之為

邑石以計其賦二十有三萬里以計其民一百八十有奇名雖曰縣實則下府之所不如也彼偏州小邑賦不能千里不及十者折而分之奚翅百十數哉君判邑於兹其措置之煩徵輸之夥葢有中府貳倅所無者焉可例以卑瑣視之哉矧今朝廷厲精圖治綜覈名實會計功課必以多寡為差君誠能盡心職業斤斤焉惟實之是務不尚虛名以圖實效脩己必有實德愛民必有實惠涖事必有實力待人必有實禮使政務脩舉而功課

優異則祿秩豈終於卑而不崇哉於是乎

原闕



送陳廷玉教桂平序

歲甲子予叨領廣東鄉書首薦十郡之士同預選者五十人而潮陽陳君廷玉於是時年最少質最美表然儕輩中猶金之方出冶光焰鮮艶可愛也後三年予隨計上京師又與君同就禮部試予與君俱中乙科君受校官以去分教陸庠是時也君年稍長德器成就如玉之既

為璧肉好適均可重也君之官者六年予始登進士第又四年君官滿來京師而予叨官禁近久别而會握手敘故舊論契闊相得驩甚時君年益壯德益進學益充是猶金之百陶不輕玉之廉而不劌可畏也古所謂金玉君子如吾廷玉者非其人邪未幾拜命陞教桂平又將别予以去也臨别愴然不勝離索之感不知異時之重聚首也在何處而予所以見君者又將何所似邪嗟乎自予辱識君以來十餘年于茲凡三見君矣每見輒

覺其異焉始而愛之次而重之又次而畏之畏之者畏其進而不已不茍焉也不知君之見予也亦覺其所異予否有之幸以告我

送梁弘道教諭序

嶺南人才在古莫盛於始興唐相張文獻公史雖稱其爲韶之曲江人然其所生之地今實隸雄之始興焉予嘗循湞江而上下登黄岡之野翹首東北望山林岡阜熾熾然猶有英偉之氣藹翩翩九鶴從天下降之所也

今去公七百餘年矣山川風氣不改故常而人才之生一何寥寥哉豈扶輿清淑之氣獨豐於古而嗇於今邪抑或五嶺以南地薄而氣浮公盡其全而得之後無復餘邪予求其故而不可得古岡梁弘道先生以潯郡文學升掌始興教事將之任鄉之交游來求贈言予聞先生通經學古志趣不凡葢亦嶺南人士中之錚錚然者今掌教於斯而吾嶺南亘古今第一等人物所生之地適在其化雨沾濡之中得以覽觀其山川占候其風氣

詢問其父老考究其圖籍必將有以得其彷彿者矣如得之幸因風以告我雖然予請以意言之方唐盛時公之風度德業非獨嶺南士所間有唐三百年來中州人士亦不多見焉然當是時越俗猶未甚變曼胡之纓尚仍其故章甫來適無所用之蓋終唐之世惟公一人而已他未之前聞焉今之世則不然衣冠禮樂蓋彬彬然與中州等矣求其一人德業風度如公者雖不可得然其間服章縫學周孔者在在而有豈所謂扶輿清淑之

氣在古專鍾於一人今則分而散於衆歟惟專故大惟散故小理或然也夫求其大者於今固不可必得然於其衆小之中掄而擇之翕而受之開而廣之引而長之拓而遠之安知其終不至於大邪此開發啓迪之功所以不能無賴於師儒之任也先生念之哉

送甘弘濟赴教興濟序

予友甘弘濟自幼習進士業期以功名自見於世凡再至禮部而以親老不得已俯從乙科兩訓邑庠歴九載

待次銓曹衆謂其詘久而信於此必將有不次之拔擢矣既而以常調陞興濟教諭嗟乎若吾弘濟者豈終一教官哉而一教官豈足以限吾弘濟哉回思二十年前予與弘濟輩掉鞅於術藝之場游及乎翰墨之林方是時年壯氣盛志欲方動視夫高科顯官乃吾囊槖中物耳一時交往之士聯席而交袵挾策以呻吟者皆天下賢豪及叩其所至探其所有其與弘濟亦無以甚相遠者他人不一二年俯首而拾甲科舉足而至顯位至於

今崢嶸而光燿者何可限數而弘濟乃弊弊焉於選調中邅回邑文學幾二十年噫所謂命者非邪自造命者言之抑豈無任其責者哉向使弘濟遇造命者方試之時得唐之天民旣官之後得宋之大忠則秉鑒别之公而弘濟在所必取破拘攣之例而弘濟在所别用其如斯人世不常有何夫斯人之有無固不敢必而弘濟中之所有者則固自若也亦安知世之終無斯人哉又安知吾弘濟之終不遇哉弘濟姑以俟先儒有言即其所

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隨其地盡其職樂其天安其命以俟夫時之至可也顧光祿廷瑞聞予言而是之於是手書于帛以為弘濟之官之贈

送鄭司訓序

余童丱時聞鄰邑之樂會鄭文學先生者閩人也以文名一時凡一方求文者歸焉稍長為舉子業又得鄭主事所作戴記程文誦之知其為文學子也及來京師游縉紳間論及當世良有司率以寧波鄭太守為首稱蓋

文學之弟也固已信閩鄭氏之多賢矣及天順八年朝
廷進太學生於內廷群試之簡其文合程度者授以師
儒之職分教天下府州縣學予叨在考校之列既拆卷
中有鄭其姓名文充者閩産也所作不苟非無傳授者
予竊念焉得非樂會文學之子姪屬乎又數日吏部員
外郎王君偕一士大夫見訪衣冠偉甚禮度閒雅予意
其鄭君也問之果然蓋君受職得預之文昌司訓以予
郡人也特過焉問道所由詢其家世乃知君太守公之

嗣子文學乃其世父也於是益嘆鄭氏之多賢明日員外君以贈行文見屬嗟乎鄭氏多賢著自古昔漢之康成闡明經訓後世言經學者宗焉唐之廣文澹素自持後世居儒官者慕焉宋之名士有氣高行古以知天盡性為學當時並稱閩之四先生者是又君之鄉先賢也二三君子清德古學百世師表凡天下之為師儒者所當取法者也况出自其宗也哉君出自儒宗得家庭之傳有素少游四明文獻之邦師友一時賢豪資益良多

今以英妙之年膺師儒之任分教百里且與曩時世父所過化之地相容比遺文墨迹往往故在所以繼其芳躅使一方之人凡有所述作必趨向焉亦猶異時樂會之有鄭文學也豈不美哉君清才雅度非久淹常調者其勉之勿自棄

送鄉友馮元吉教諭序

正統戊辰予與萬全馮元吉偕計上春官試俱不利卒業太學又三年元吉中乙榜得岑溪教諭予亦辭官同

舟南歸又三年予叨甲第官翰林者八年元吉始考滿來京師天官考稱當陞而以舉子不及數仍舊職改任巴縣以去嗟乎海濵一别倏爾十年今兹復别非閲十寒暑不相見也人生斯世能堪十年者幾邪則夫臨别贈言情焉能已雖然情不足道也顧吾儕平日所以相期待者有出於情之外者焉茍德學之不進名節之不立職業之不脩則雖朝夕跬步相追逐奚益哉德學進矣名節立矣職業修矣相去之地雖在千里之外相見

之期雖在數年之後恒如同一日處一室也夫何遠邇久近之間哉元吉行矣予非忘情者然寧舍此而取彼者豈不以古之君子所以相與為交際者道有大於情者乎葢不徒以是責望元吉亦以自責也於是言而復繼之以詩其詞曰維北有燕維南有越自南徂北莫匪其極亦既遼止矧乃他適適彼蜀土在天一隅引領址南山川邈如念予行邁我心鬱紆牲牲鹿羣嗷嗷鴈賔彼物之類式和以親胡我與女仳離孔頻昔之褭矣如

兄如弟今之睽矣如雲如水感今念昔情曷能已輿言贈之于道之左立教以身奚如不可無言不讎子何以處我

送鄉友崔仲淵司訓序

予友崔仲淵領鄉書僅二十年矣試南宮入太學餘十年矣循常資以入選歲不一再可得美官然非所好也棄年勞以就教職得建昌之南豐縣學司訓孟子所謂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者非此邪夫人之仕孰不欲尊且

富哉仕而不欲尊且富者僞也顧取之有道進之有禮不可苟焉得不可幸焉致得之以道進之以禮斯君子為之矣夫有可得之道可致之理然而時不我利歳不我與則亦姑即其所居之地以樂其日用之天苟必待尊與富而後行吾志焉則有終其身而不得者多矣雖然位有尊卑道則尊而未嘗卑禄有富貧學則富而未嘗貧矧師儒之職以學為業以道為任自三皇五帝以來凡具所具之仁義禮知皆吾性之所有有之則三公

之位不能踰也學自六經子史下至百家之言凡布於方策載籍者吾無一而不究究而有之則萬鍾之富未足多也苟道則尊而吾方戚戚焉以嗟卑為念學則富而吾方汲汲焉以憂貧為心則失其所尊富者矣而况道與學俱無有哉嗟卑則屈抑苟賤無所不為憂貧則需求乞貸無所不至此舉世學校官之通患也仲淵其勿似之有以自尊而不在於爵位有以自富而不在於貨財非獨此以自尊富而不屈挫於人且用是以施教

於人使凡在吾化誘之下者皆知天下真有自尊自富之道出於爵位貨利之外者庶乎無忝於師儒之職矣仲淵其尚慎哉

送鄉友林茂才贛州府學訓導序

吾友林茂才以上舍生應校官選與天下舉子羣試於奉天門下翰林考其文在優等得贛州府學訓導戒行有日時郡人士在京者比常年為多相與醵錢具酒殽飲食之於城東佛舍酒酣有起而歌者曰湛盧之利兮

以艾茗華鐃歌鼓吹兮協以枯楊皇夸十狐之腋兮當暑以代麻時命則然兮吁其奈何繼有歌者曰章貢交流兮屹以鬱孤有新廟貌兮啇渠渠莪莪其冠兮講唐虞詵詵髦士兮來趨其隅尊有酒兮饌其魚鄉人往來兮通簡書安居而飽食兮徐徐于于彼擁葢以前訶兮方且奔趨歌竟杯行無筭談笑懽譁以罄一日之樂甚至攘臂呼譟踉蹡起舞者亦或有之而吾茂才方且斂容端坐兀然不出一語有問焉唯唯而已衆莫不驚愕

歎羡其克己之勇而折節之峻也竊相語曰方吾儕與茂才同游學校時年少而氣豪顧天下事百無一當其意者於世所謂功名富貴視之若囊中物謂試探手即可得也其後累應秋試至則罷去最後為有司勸駕可以起矣猶且遲遲其行至五六年之久豈意老之遽至邪令不得已俯就儒官翻然收斂檢束就規矩中始終若二人然豈閱世既久而覺前事之為非耶抑歲月斯邁而志氣銷輭耶明日舉以告予予曰不然不見夫秋

水時至邪方其百川暴漲衆流交匯兩涘渚涯之間不辨牛馬漫山平谷一望無際觸木而折衝岸而崩流石而浮巨峽不能扼高埠不能防一有排廹則怒號哮吼聲震遠邇及夫霜降水落之後奔放者注之海泛濫者歸故道疏而成川瀦而成湖渟而為淵平鋪漫流隨山曲折因風成文可沂可浴可游可舟可以澆灌可以浣濯可以鑑面目可以供飲食其他潤澤之功沾漑之利無所不有夫今之水即昔之水也何前後相懸絶如此

哉時則然也然此乃大川大陸所有之形勢彼夫沼沚汙池烏有是哉若是者可以喻吾茂才矣夫人至於歛華就實之時是惟不用用之而無不可惜其官拘地冷不足以盡其用耳雖然己不自用而授之人俾其代以用吾之用是亦吾之用也奚必自己出哉衆聞予言咸以為然遂次第其語以送茂才之行

送徐庶子歸省序

翰林居禁密地為天子親臣其職務之大者曰進講曰

編纂曰校文今四方寧謐内外無事前年英廟實録成今年又當會試天下士甫畢經筵講學之臣多至十餘人分番更進以故館閣臣僚率多暇日往往得以言其私乃己丑之春翰林臣僚請賜告歸省者數人而左春坊左庶子兼侍講徐君時用其倡也既得請戒行有日館閣故事有分違者輙賦詩贈别以予於君同年且相厚也屬以序始君以進士第二人入翰林為編脩官未幾今上正元良之位妙揀文學之臣以職輔導擢居校

書司經局局之職掌凡經籍翰墨之具尤為親比上登寶祚超進三階以至今官若時用者可謂得君而遭際其時矣然君親一也既荷君之寵靈假其爵位章服以榮其親幸遇無事之時又得乞恩請告以少遂其左右就養之懽是亦人情之常也昔人有言予在親側雖無離憂親不樂也茲就人子之未仕者言爾若夫以其慶之親幸其子之有成仕而官朝著貴而歸閭里始也親之教子願其登科躋仕以光大其宗祊今則果如其願

焉始也子之讀書志於立身行道以顯榮其父母今則果遂其志焉子則仕而親得官無離憂而有在側之樂其樂豈有涯哉雖然子之未仕親固專之也既委質為臣則非親所得專矣然則茲樂又豈可常哉矧今聖明在上留神經術所以切劘治道交脩勉輔之責尤賴乎多賢禮樂百年而後興立一王法以垂萬世茲其時也稽古禮文之事又非夫人能之承平久而文勝質微所以振起士類以返雕於樸亦不能無待於吾徒也豈可

久昵於私而忘乎公哉君行矣而速其歸以副舘閣諸公之望

送國子司業費先生歸榮序

國子司業費君言于上曰臣自歲己丑蒙恩賜進士第選充庶吉士賜讀書中秘又明年擢翰林編脩秩滿推恩賜先臣以臣官母氏為孺人未幾陞今官涖職今又三年矣自始登第至今首尾十有三春秋故事常參官歷任滿一考許展省近制又有去家十年之比臣早失

怙恃惟是烝嘗久曠不勝霜露怵愴之感幸今國家無事而太學教導之人不乏謹昧死援例以請上曰俞仍命有司給內帑寶鏹以為道路費命既下治裝將還太學師儒自監丞以下旅進謂予曰以司成先生之行翰林諸公咸分題賦詩以贈而吾儕不可無言請分韻以為詩予乃取古詩枯桑知天風體用四聲之首為古詩八句凡四十言人得一言即其言以為所贈詩之末韻既成粹以次序將書於帛又謂詩不可以無序衆以屬

予予於君頗有一日長君廷對時在翰林叨為讀卷官既而選偕狀元張啓昭等十八人同續學禁林上特命予授以古文辭令又幸有寮寀之好方資其朝夕助予不逮也乃忍舍去予老矣方伥伥然若有所失有何情緒更序諸人之詩哉雖然予所以留君者予之私也君所以決然必去者君之私也予之私以已君之私以親聖天子以孝治天下不忍絶人之親予烏敢以一已之私而妨衆人之孝哉君年方壯學日進聲譽方燁燁以

起又當羣賢並進之秋聖天子求賢如不及在他人處
此翹首跂足以俟進惟恐失機會而人或有先左足而
軌已者君乃獨封章再進必得所請而後已其志亦可
尚已君之茲行非獨以遂其孝親之心抑亦足以示範
諸生乎哉昔陽城為國子司業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
所以學忠與孝也諸生有久不省親者乎明日謁城還
養者二十輩君所居之官與陽子同陽子勸諸生以歸
省特言焉而已君則躬自行之豈非以身教者乎夫教

之大者在忠與孝有諸己然後可以求諸人人必孝然後可以為忠忠盡而後孝之道益充以大是以君子一身退而家居進而朝趍恒以道俱無所往而非忠與孝也然則君之茲行不但如昔人所謂衣錦晝行以為鄉人之榮而已也亦將有以軌世範俗乎哉其尚有以為天下之軌範矣乎於是書于諸作者之上方

送邢侍御克寬歸省詩後序

景泰七年夏四月監察御史邢君克寬廵按歸自遼東

以其情言于朝曰國家著令凡廷臣歷官三載者許賜
告臣自拜官至今凡七年家有老父幸蒙聖恩封以臣
官贈亡母以孺人而繼母之封亦如之展省之禮久曠
未行敢昧死援令以請上曰如令邢君於是陛辭將行
朝之縉紳相與語曰賢乎哉邢君故事御史歷兩考必
有陞擢之榮矧君端嚴得憲臣體使少待旬月間不次
之擢可幾矣且京師距其鄉幾萬里程限逼甚而跋涉
良不易而君一旦不諉於同列不告於朋友即決然以

去其視貪榮違親以冀非分之望於不可必得而苟安以徼幸其或至者真不啻天淵矣賢乎哉邢君於是相率賦詩以華其行春坊諭德林先生既序諸首簡矣余於君同郡且相厚也不容以默余惟吾郡自昔仕于朝得推恩以榮親者固有矣而及其親之存者前此未之有也有之實自君始嗟乎前之無者至我而肇後之有者自我以始其為榮也孰尚焉君之歸抵瓊也父子婦姑相見於久濶之後載拜載問懽忻怡愉一堂之間紗

帽豸袍珠翟錦衣輝映上下既而有事於寢展祭于墓既畢而燕宗屬姻婭朋儕故舊鄉人父老是集是臨兹時也必有目其實而齎咨歎息以為自昔未有者矣亦必有聞其風而感發興起為父者思所以教其子為子者思所以勵其志者矣又有必感其事而悲其生之不幸有子而不克肖有親而不待養者矣於戲君之兹行此其為鄉邦之光閭里之勸非特今世為然後此千百年之久又安知無傳其事以為美談播之聲詩紀之圖

志以貽無窮者哉余與君生同地學同道且又同官於朝顧獨蚤失所怙而抱無涯之戚母氏幸無恙而所志猶未得以直遂也於君之行不能已於慨焉謹書此於犀玉之後

贈史太僕歸省序

古者封建之世仕者不出其鄉朝而出則事其君莫而歸則養其親故忠孝之道恒得兩盡後世易地以為仕惟仕於王朝者則不必拘然今四海一家輿圖萬里士

而自遐外以入仕中朝者道里之遙邈水陸之跋涉不遑將父母者多矣聖天子閔其然於是有三年歸省之制且給寳鏹以為道里費噫一何仁之至歟太僕寺丞龍陽史君克明歴任六年矣母太孺人在堂年踰九袠其省覲之心未嘗一日不展轉於懷顧以馬政軍國所需事有急於歸省者不敢輙言其私縱言亦未必遽從是以遲遲至於六年之久今則事稍集且有代者可以言矣於是上章乞告事下有司究竟君所涖事果無有

解謾者乃俞其請君即日戒行凡與君同僚者莫不為君喜且賀喜者喜君歸省之志得遂也賀者賀君以儒科發身致身顯庸職務脩舉朝廷既已推恩所生存沒有光矣今又承恩寵歸故鄉以半百之子奉近百之親蓋人世所希也相與圖以華其行或者知予於君有夙好假言於予予於君茲行蓋有以見國家待臣子之厚不惟用其力而又恤其私恤其私而又委曲以周給之所以勵其廉節也謂之仁之至非邪又於是有以見令

日臣子盡心所事之忠欲全其私必先盡其公公事未盡私情雖切不敢言也必待吾職務既舉然後以吾私為言若是者豈不亦可謂之義之盡耶古人有言君行仁臣行忠予於君兹行見之矣於是乎書以為送太僕史君歸省序

賀封禮部郎中俞公序

國朝推恩之典著在令甲各有等差凡受恩典得之必以其漸未有越次而得焉者也越次而得焉者非有勲

庸於國必其材行勤勞有以簡在上心者焉於乎茲非異數也哉天順六年八月尚書禮部郎中俞君振恭歷官三年例當得誥加封適其尊甫廷獻先生承其父清節翁命來視其子於京師先事謂振恭曰吾家荷先世善慶致汝顯榮曩汝為主事時已蒙聖恩封吾以汝官榮幸已踰素分切念汝之所以有今日者皆汝祖父教誨所致吾何力焉今吾願以所當得官封請諸朝移封汝祖皇上方廣孝治萬一俞允莫大之幸也章既上上

嘉之命其受封如令復賜其父以冠帶焉夫郎中階五品恩典止在其父今乃併與其祖及之所謂異數者非邪一時公卿大夫士聞是命莫不稱頌感激謂於此一事而君之仁子之孝臣之忠皆於是乎見焉盖體臣之心以榮其親仁也辭己之榮以及其父孝也然非為人臣者盡忠圖報且不能循故事以獲常封況欲希越次恩乎吁越次之恩殊常之數也一旦集於俞氏之門祖父子孫三世並榮如此夫豈無故而然哉予聞俞故新

昌世家有宋元以來代有顯宦而入國朝尤盛清節翁躬德秉義為一邑望而廷獻先生又能嗣其德厚以亢厥宗郎中君以盛年登賢科選入翰林讀書中秘擢主儀曹事繼陞今官材行勤勞大著聲稱用能簡知九重致兹異數有由然也異時崇階峻秩循序以得而優恩寵命亦必薦致當不止此也此葢其兆耳先生南歸有日凡與郎中君交厚者授簡於予俾為贈言兼致賀臆於是乎言以俟天順七年

贈增城吳君澮榮登進士第序

進士科始於隋而盛於唐故南士之登第者自唐始江右之有進士始於綦七閩之有進士始於歐陽詹然皆在唐中葉以後而曲江張子壽則在開元前已以道侔伊呂科進矣然則南方之士之登第者其擢與於嶺南乎豈寧惟是南士在唐未有為狀元者而大中中開建之莫宣卿已魁天下士唐三百年間南士登宰輔者纔一二人而嶺海之間得三人焉說者乃謂山川之氣獨

鍾於物不鍾於人不亦誣乎夫大化流行賦予萬物得其偏者為物得其全者為人物得其偏而不全其精華秀實尚有如是者矧人之所得者乃天地之全氣乎是誠一偏之論無足取者若謂氣運有盛衰故人才之生也不能無厚薄多寡之異則信有之矣嶺南自入國朝以來進士科固未嘗乏人而近年以來日以寖盛今聖天子正大統之初臨軒親策進士擢三百人而吾嶺南得十五焉其一增城吳君澮也君秀穎而篤實在輩行

中恂恂然謹飭自持誠一嶺海之佳士也君既登第其同學友某輩謂增城前此未有登進士者有之今日自君始不可無一言以志其始以予鄉人也特以見屬予惟增城菊坡先生之鄉也先生氣節才名高出一代當時朝廷虛台席以待之詔旨丁寧趣召再四竟辭不赴議者謂當大拜而始終固辭者古今一人而已君生其鄉其流風餘韻去今未遠也尚當取法乎斯人由是以追蹤乎曲江公之清風大節使天下之人稱之曰嶺南

進士不獨古得其人今亦有之庶乎足以破柳宗元之論而洗吾嶺南之厚誣也君其勉之哉雖然是豈特一吳君之責凡我嶺海之士皆不可不知勉也予欲因君以發之

送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西蜀周公致仕序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西蜀周公堯弼以年至乞致仕上命乘傳以行陛辭特勑光祿賜酒饌内帑錫寶鏹三千貫于時同朝公卿謂公行不可無言以贈既而西洛耿

公適來代公與其僚倪張二公議謂予與公同官且偕出翰林有斯文之好而以贈言見屬予少公一歲公行矣尋亦踐公之迹方資人言以為贈言以贈公蓋將以為人贈予之張本於是乎撮公志行之大者以為公贈公蜀人也自古蜀多文學之士入皇朝來百年于兹而蜀之文名始大著于公公始以尚書蔡氏傳發解於鄉入對大廷賜進士及第擢官翰林在館閣二十餘年凡國家大制作大纂修無不與焉既而出教兩京太學為

天下儒宗晉陟春官長貳者踰十年稽古禮文之事多所建明屬朝廷更化大禮儀大喪紀叢於一時如祧廟祔廟之議皆百年以來無前比者經公裁酌遂為定制他如親藩典制外夷朝聘與夫學校科貢之類舉有成規公於春官邦禮之任可謂克稱而無負矣然而喋喋者猶或不滿於公豈孔子所謂命也哉葢天之於賢人君子也每欲成全而扶持之使其道大行於天下然亦或有泥之者使之不盡行雖若厄之而實所以振勵激

昂之使成全其大者焉公自㓜有志於聖賢之學繙閱簡冊輙有著述之意其在太學也嘗與諸生疑辨輯錄成書歸而進於朝矣然非其全也蓋當道學大明之世衆人勦説雷同之時進步於極高之顛求躋於至足之餘甚欲以其所見表著於世補昔人之所未備而為之忠臣然以拘於職務方為聖天子所委注未暇也兹以年至方將具疏乞身于九重以償其夙昔之志而喋喋者乃趣其行豈天欲成全公之素志汲汲然惟恐其緩

而尚或未決耶公歸矣古之聖賢不求合於時而求合於道不求知於人而求知於天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其所著述多在晚年及是時成一家之言補先儒之闕垂後世之訓留不朽之名於天地間此予素所望於公者也悉知喋喋於我者非所以盡忠益於我者哉孟子有言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歐陽子亦言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公其念之哉好惡出於一時是非定於百世人其如命何公行矣予且尾公後

公居西蜀我居海南相望數千里間幸而不死尚及見書之成

送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涪陵劉公致仕序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掌太常寺事涪陵劉公凌雲年未至以足不良於行乞致其事上弗許既而章再三上上以其情詞懇切特俞其請且勅有司月給糧米歲給輿隷以示優禮大臣之意嗟乎聖天子之於大臣恩禮一何厚哉然此非特以為公蓋以公職所掌者國家之禮

樂佐天子以郊天享廟者踰十年每遇大禮致辭于殿陛之上周旋於壇壝之間咫尺天顔以導引贊助聖躬以祼獻所以對越上帝蠱承列聖在天之靈以致其顧歆於以受禄於天而錫綏和豐穰之慶於天下非但供一事涖一職者可比也公寅清勤恪服勞有年為先皇帝所眷注今上嗣登寶位方賴公之用而顧容其以私去隱豈得已哉蓋古者仁君之於其臣下也方其壯而强也用之必盡其才而不遺餘力茍或疾而耄焉則亦

便其私而不强其所不能致事而歸猶必使之得所安養以終其天年其仁義之兼盡也如此後世則有不然者矣歐陽子嘗言由兩漢以來雖仕至三公每上印綬即自駕其車轅一辭髙爵遂列編氓而韓文公亦云中世士大夫以官為家罷則無所於歸由是觀之則前代之仕者平生竭力以盡心所事一旦老而休焉葢有不得其所者矣孰若公生盛時起家諸生而荐歷華要疊荷恩封及其祖考若妣官登八座位極人臣兹其歸也

而又特給之日食貲以人力昔人所謂雖有選政之名而仍享終身之祿者公實有之公世以農峻為業有田園之樂有林泉之勝倉囷足禾稼亭沼饒花木有可以養生之具有可以適趣之景昔人謂閉門歸隱則俯仰山林之下者公亦實有之矧今年方五十有九距古人引年之期猶將十稔茲以疾而預告非以老而謝事近時公卿大臣有以老疾家居者朝廷有事往往起之具有成比公偶以疾去非廢不可起也國計之重甚於身

謀民瘼之瘳急於已疾公之歸也其尚頤精神近醫藥以毋忘乎聖天子之所軫念九重之使朝臨而萬里之轅晡駕可也予犬馬之齒較公為長歸裝久束第以國史事重未敢言私然旦暮間爾公之再來予已去矣予與公同年登第今三十有六春秋矣在班行中特相親厚公行其太常僚屬感公厚德相率求予文以贈行於是乎書兼以致予意云

贈都憲彭公致政還嶺南序

入皇朝嶺南仕者惟寶安為最盛予所及見者禮部侍郎陳公副都御史羅公僉都御史盧公陳公以文學顯名中外而羅盧二公則以才猷著功邊方然皆能始終以名節全歸其鄉是三人者並出乎一邑之間非獨嶺海所無雖中州内地亦不多見也今彭公景宜以工部左侍郎改右副都御史廵邊於遼幾九年矣故事歷官三考當陞其秩公年僅六十七即上章乞致其事上俞其請鄉人在京者咸曰公嶺南仕宦者之巨擘也謂濬

以文字為職業而以送行文見誨惟公兼三人者之所
任而又盡有其所長二都憲公立功西北而公則兼於
東夫生極南之陬而馳功名於朔易之會以固邊陲孰
謂南人綿薄也哉雖然方公輕裘緩帶指麾叱咤於朔
雲邊雪之中未足為公勇也惟當衆人奔趨酣豢之秋
屹然立截然斷毅然去無毫髮顧戀意然後見其勇耳
孰謂南人綿薄也哉夫天道以南為陽陽固剛矣而風
氣之在地者則柔百越處地之極南人生其間體柔而

用剛蓋地氣然也濤嘗歷考史傳嶺南人仕中朝者恒不多見若唐曲江之張日南之姜湟川之劉宗則南海道宗武溪安道潮陽元龜增城適子僅此數公而已然皆進以禮退以義求所謂倖進患失者蓋鮮焉若是者雖係其人所存所遭之不同抑亦由於地氣使然歟公生諸公後遭際聖明起家科目官御史則振風裁貳廷尉則慎刑罰為郡守則藹循良之譽總方面則廣向宣之政兩任邊寄所至則威行而惠施撮其平生歷履藹

然鄉先生典刑千百世猶一日也今又謹知足之戒決勇退之節優游田里以收桑榆之效巋然獨立於嶺海之間為鄉邦之耆舊朝廷之遺老使鄉人子弟處者得以考德而問業出者有以取法而遵承所謂天地間之全人也亶其然乎濬也於公有鄉契於其行也不能無言戶部郎中祁君順公通家子也請書之帛以贈

送王繼甫南歸序

予交遊海内賢豪多矣心所推重而樂相與者可屈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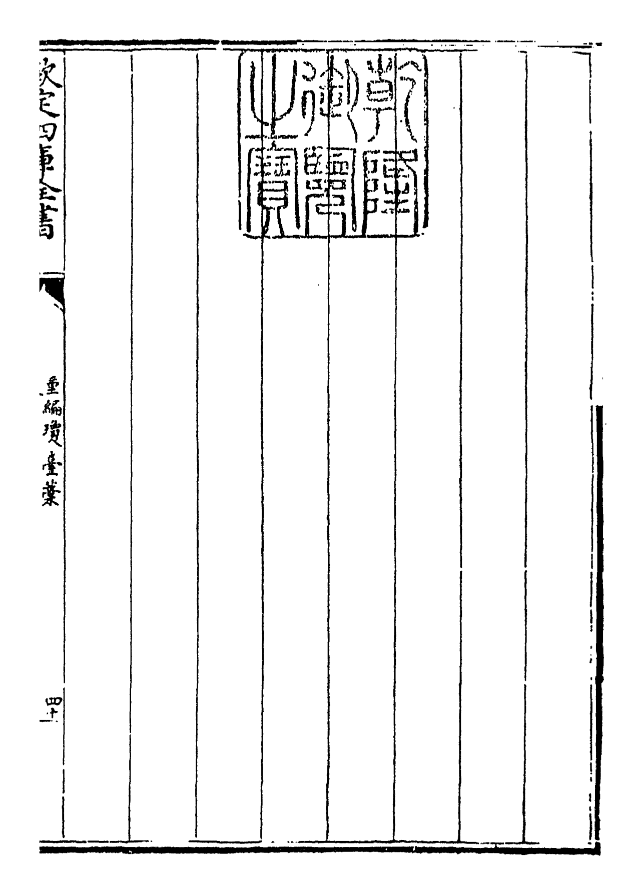
數也而宣城王繼甫其一人焉豪邁開爽不屑細故口論天下事亹亹有證據遇事奮發敢為葢亦一奇男子也然官止一縣令兩居其官輙不久竟不得究其所藴年富力壯可以有為也乃毅然謝事以去嗟乎其進也何難而其退何易哉繼甫年弱冠即領鄉薦試春官得校官不屑就卒業太學再試又不中居太學者久之尋以舍選得蜀之郫縣縣卑僻而民貧當西畨入貢道畨僧往來歲無虚月到則羣入縣治索庖廪稍不如意令

佐以下咸被羣辱繼甫至嚴門禁不許擅入番僧狃故
常直至廳事見令不為禮大肆其兇繼甫目左右拉下
痛杖之幾至斃吏胥以下咸吐舌久不得入嘆曰西僧
為西蜀人患非一日矣藩臬大吏不敢厲聲色臨之況
加箠乎邑人於是大慴相戒不敢犯其令而西僧入境
者自是亦少戢矣未幾丁家艱解任起復改山東陽穀
縣縣多推埋之盗白晝掠舟車焚廬舍罔有所忌憚繼
甫至問父老以民所疾苦咸言莫苦於盗不得聊生繼

甫即選丁壯嚴守備聞有盜者即躬鞍馬具弓矢率壯夫馳赴之往無不獲者盜尋逸他境大抵其為治以抑奸强扶貧弱為事兼并家忌之肆為謗訕然其守正不回檢約嚴密擿擴無所得卒亦莫如之何也其政績灼燿在兩縣人口耳者不可一二紀然能振發於衆人委靡之中此二事尤為可喜今年春偕天下百司朝覲闕庭既竣事即上章乞致事當道者聞其名苦留之繼甫堅欲去幸遂所志即束裝南歸既去數日交游者始知

之給事中河東樊晃景瞻西蜀冉哲尚儀姑孰楊壁應奎監察御史東吳朱鉉良玉刑部郎中會稽謝康允清工部主事錢塘楊懋克勤謂予曰吾輩與繼甫相交好者知之深而善文莫如子今其去矣寧能默默無一言乎予曰諾嗟乎古所謂奇男子者今世葢不多見也而繼甫豈非世之僅有者乎然而位不滿其才如以千里馬使之折旋畦徑之間縱有追風絶塵之足亦何所施焉今而又放之於長山茂林之間不復駕馭之可惜也

哉雖然千里一蹶古人深戒又孰若遂其自然之性雖無馳騁之快亦免困踣之虞之為愈哉予既以是言復諸君俾書以寄繼甫又系以詩詩曰良馬千里姿逸態何權奇有足不得騁居然自鳴嘶伯樂世豈無道旁空嘆咨此事古已然不但今人悲世重冀北産按圖定黄驪謾勞耳批筒空有肉駿垂胡天賦奇質於地乃不宜幸哉免鞭策莫羨黄金羈長林多清泉食飲聊自怡人生適志耳去去將何疑


乾隆御覽之寶

重編瓊臺藁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重編瓊臺藁卷十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范　衷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于　鼎

謄録監生臣潘大武

重編瓊臺稾卷十五

明 邱濬 撰

序

歸田樂詩序

歸田樂詩八章章十二句送衡州通判唐公履信致仕

歸瓊山也公邑大姓以鄉貢進士卒業太學解褐即倅

衡歲將一周以憂制家居者六七年衡之人至今無貴

賤老幼賢愚稱頌之不容口不以其去任既久而衰今
年起復至京師衡之人及瓊士寓京者咸喜公之來謂
公才長器閎蓄久養充前日衡陽之政特其端緒耳未
足以究所有也兹將復之官必將有大設施如古所謂
循吏者不但已也方將拭目以覯其新政而公不謀之
故舊不決之龜筴即上章乞致仕既得請欣欣然喜溢
顏面舉手加額曰吾一生之事畢矣嗟乎人生之事豈
易畢哉貪功名者不能畢固權位者不能畢嗜貨利者

不能畢圖徼幸者不能畢懷晏安者不能畢計身後者不能畢天下之物凡一有所繫吝於心皆未易以畢之也惟中有所主外物不能干而真知天下之至樂者然後能畢之雖然是樂也亦未易知也禮不云乎樂樂其所自生蓋以生於斯長於斯老而休於斯百年之後又正丘首於斯斯蓋人生之至樂舉天下之事凡可樂者皆莫加焉者也雖南面之樂不足以當之彼區區之功名利祿又何足道哉公殆有見於此不然安肯以未老

之年而遽為歸閒之計哉公行矣濬因本公之意述鄉園之事分為八謡賦詩以送之公歸抵家即其事而歌其詩亦未必無以少助其樂之一二也詩列于下方天順二年

醉花

海南地煖無冬春四時一氣和且温山丹佛桑到處有素馨茉莉隨時新花開不必盡應候村釀家家皆有酒披衣躡屐任意行遇酒逢花輙開口開口向天笑更謔一任花開復花落賞花醉酒過年年人生無如歸田樂

吟月

仙山一片平如砥天風吹散樓臺氣月輪湧出海東洋光彩分明無障蔽公家正在城之東江流繞屋清溶溶天寛水近多得月月光照人清興濃興來長吟邀皓魄坐對東升到西落唫詩賞月過年年人生無如歸田樂

競渡

寒食清明都已過枝上榴花紅朶朶龍舟擊浪去如飛鼉鼓喧天挺欲破掀髯岸幘坐船頭指揮白羽横中流

錦幖入手拍掌笑楚聲一曲帶醉謳向晚拿舟沙觜泊

開筵把酒爭酬酢厭厭不醉夜不歸人生無如歸田樂

賽社

海上淥田歲兩收居民不識飢與流九月十月登場後

家家醻錢賽田頭刲牲釀酒歌且舞雞骨珓杯代神語

須臾徹饌餕神餘劇飲狂歌忘爾汝古人蜡祭久遼邈

鄉人報祀殊不惡蒼顏白髮翁獨尊人生無如歸田樂

觀漁

公家屋後臨流水水中潑潑多魴鯉盤渦莫測有縱鱗數罟不煩無赤尾大魚津津流白肪小魚戢戢盈尺長天寒歲暮草木黄閒循江岸觀漁梁得魚作鱠鮮且薄旋發新芻動清酌醉來江上枕流眠人生無如歸田樂

督耕

公家負郭多良田屋前屋後遥相連芒針刺水蹙如纈秧馬行泥疾若船三春農務村村急也隨鴉鷺田塍立還似衡陽二月中獨騎瘦馬循阡陌田家風俗殊古朴

瓦盆盛酒亦不惡酒酣仰天歌嗚嗚人生無如歸田樂

結會

未老得閒從古稀林下一人今見之故鄉況有白頭友平生意氣同襟期洪崖老僊婚嫁畢臞軒後人正閒適昭川外史應時來共剪燈花話疇昔疇昔風流重振作不數香山與西洛相將擊壤歌太平人生無如歸田樂

厚俗

吾鄉風俗自昔淳依稀太古之遺民海邊鄒魯敢自謂

江西道院未足云一自坡仙謫儋耳衣冠禮樂班班起齊民不習城旦書士夫動用文公禮問道今來頗殊昨正賴老成敦鄙薄邦人翹首望公來人生無如歸田樂

岐山八景詩序

瓊城之東兩舍許有勝地曰條岐其山謂之岐山山之形若樹屏然蒼翠之色四時不渝山之下有水水之流紆迤若帶繚繞乎田塍之間其田彌望可數十里越田而南有墟市焉鄉人之貿易者恒晨集于是蓋亦一方

之勝景也友人蒙亨時中世居其間居之前有池池之中有島島之上雜植花木而環其居者又有榕樹椰椰之屬遠而望之鬱然深秀之中棟宇隱然在焉則又據山水之勝而獨得之者也君以易經發身賢科游宦四方因即其勝釐為八景携以自隨遇能詩者輙請賦之以予為同學而特以序見屬夫蒙君明易者也而君之姓即山下出泉之象而君之居上山也下水也又與蒙之象合觀於山也有艮之象觀於水也有井之象觀於

水之流也有坎之象觀於水之止也有兌之象於田而耒耜也有益之象於市而交易也有噬嗑之象一寓目之頃而易之理備焉刿君之姓蒙也名亨也字時中也於蒙卦之義盡矣所以果行育德者有自矣則其於俯仰之間顧瞻之際而入景者粲然於目油然於心所謂思不出其位積小以高大以常德行以資講習以足天下之食以致天下之民所以修身致用之具盡在是矣豈獨玩適而已哉夫天地間無往而非易易之象無往

而不有有是象則有是理君專門以易其造於易之理也必深矣予因推易之義以序之君之子克昌從學於予亦傳君之易學者也質粹而幼悟蒙九二之克家子其在兹乎岐山之山水不徒然矣是為序

屏山聳翠

門外青山列畫屏半空飛翠落簷楹曉天霞映疑張錦春雨花明似寫生烟染嵐光晴欲滴雲連樹色晚猶横清時未遂歸山志謾對新圖想舊盟

帶水灣環

寒流如帶繞茅堂堪與詩人繫悶腸斜束山腰分黛碧橫紆山腹界雲黃石渠雨過灘聲滑竹檻風來水氣涼羨殺江頭垂釣客綠簑眠月聽鳴榔

榕樹屯陰

繞屋扶踈碧四圍炎天陰翳最相宜倚雲翠蓋童童立到地青絲褭褭垂風動每聞蒼雪落日斜時見綠陰移閒來廣地支頥臥絕勝公庭聽訟辭

椰林挺秀

千樹椰椰食素封穹林遥望碧重重騰空直上龍腰細映日輕摇鳳尾鬆山雨來時青靄合火雲張處翠陰濃醉來笑吸瓊漿味不數仙家五粒松

月池夜色

鑿破蒼苔玉半璜徘徊雲影映天光素娥晚浴九秋露丹桂晴涵午夜香淡淡微風清醉骨溶溶凉氣沁詩腸箇中妙趣人知少况有源頭活水長

花島春香

碧玉波心一島微春來花卉競芳菲輕風暖散芝蘭氣
麗日晴烘錦繡圍嗌客幾回凭檻賞流鶯百轉繞叢飛
可堪美景成虛負人戀明時未肯歸

山市曉晴

暉暉晴日照山隈野市柴門趁曉開木屐穿花遊子至
綠荷包飯遠人來化居有道晨常集掛杖無錢晚始回
會有僊翁來賣藥壺中咫尺是蓬萊

洋田朝雨

平田漠漠雨絲絲曉色溟濛望眼迷雲脚亂垂沙鷺濕溪流新漲水禽啼喜看翠浪翻千疊真信黄金在一犁白首歸田定何日追隨沮溺隴東西

送符鍾秀知瀧水縣詩序

曩予游學校時一時儕輩奚啻數十人其相知深而相與厚者不過數人而已符君鍾秀其一也符故瓊之世家鍾秀自幼開敏有志於進士業蔪然出頭角於時輩

中於人少許可時予方混迹衆人中君獨首加愛重恒
謂人曰他日為吾郡出色者必斯人也用是深相契好
朝夕相與論道義究世故同以戴記應試鄉闈予幸先
登薦書君累試不利尋亦為有司勸駕貢入南雝又十
餘年予官翰林君始來京師謁選銓曹館於予者數月
久别而晤如渴得飲饑得食每日朝回明燈坐對道平
生談故舊驩如也未幾適朝廷有詔許嶺南人士還仕
本鄉又有詔選試太學生為州縣正員君用推擇得為

肇慶府之瀧水知縣濱行顧謂予曰以予平生相知之深今將之官也何以贈我予惟古之朋友相别之際各有贈處之言所以交相戒勉以底于成也矧吾二人情深而義厚弱冠相從今近五十矣一官燕之北一仕越之南限於官守固不能以朝夕相從然其戀戀不忍之心則亦安能頃刻相忘乎則夫臨别贈言之際雖欲不言亦不容於不言矣然言非一端之可盡也言夫令而不道其舊是忘其舊不可也道其舊而不勉之以方來

則亦非朋友相益之義矣在他人且不可而况吾平生故人也哉於是乎述其舊情扬其新政賦詩十絶以贈之雖然以言相感者交之淺者也其尚索之言語文字之外

憶昔黌宫正妙年身輕如犢思如泉幾回席地閒談笑月過西齋尚未眠

輕衫凉帽恣歡游肯信人生觧白頭三十年來如昨日不堪重話舊風流

升堂鼓罰衆閧閧頭角崢嶸意氣真屈指年年漸消減
登名仕版幾何人
鴈飛不到海南天來集芹池豈偶然當日臨流同看處
羨君偏自炳幾先
昔君北上我南還邂逅張家第一灣十載光陰如夢過
爭教鬢髮不成斑
别後相逢意轉深朝回每共說鄉音于今又作天涯别
不盡平生戀戀心

宦游喜得近家山黃綬銅章晝錦還見說官軍新得捷
磨崖不日紀平蠻
小邑殘民久已疲相濡相呴待生時古人有語君須記
雖是蒲鞭也莫施
一邑安危係一身登陴撥鼓莫辭頻從來錯節盤根地
方顯才能異衆人
盡心報國撫流亡莫道窮鄉譽不彰君看鄰封黃茂宰
也曾從此位黃堂

送友人唐彦宜詩序

孔子曰去其故鄉事君而達卒遇故人曾無舊言吾鄙之嗟乎是誠可鄙也哉予也去家萬里叨仕于朝得為天子文學侍從之臣雖不敢遽謂之達然於聖人所鄙者竊亦鄙之也凡吾嶺以南之人以事至者雖無一日雅苟通鄉音同出處莫不待以韋布之素而況其平生故舊而又累世通家者哉今年夏鄉人唐彦宜來京師館於予予之大父訓科公與彦宜祖支莫逆先文編修

公又與其尊府締世好至于兄弟又與彥宜益相驩愛
殆過前人久别之後卒然相見得以詢夫鄉里親戚朋
友故舊之詳其所喜幸非但若昔人所謂空谷足音而
已也天道三年一小變而人事如之自予别來歲星一
周天世道亦且屢更矣而况夫一郡之地數百里之内
所相與者數百家之人其間存亡得喪興替消長歲異
而月不同者又不知其几幾變也幸而彥宜來又幸其
館於予每退朝暇相與促膝相對細詢而博訪之益彥

宜之所與亦予之所與者也惟相與故相知他人容或有不知者而彥宜無不知焉别後十年之間數十百家之事可喜可悲可感可嘆可愕者一一有之於乎老成日以凋喪壯者日以老少者日以壯今之始生者又且蔪然起矣人生斯世能幾何時彼蚩蚩者乃欲為千萬年不可拔之計何哉於彥宜行不能已於言勉為詩十絶送之并以致吾意云

一别鄉園十載强故人相見話偏長臨行無物堪為贈

細寫東情入短章

平生交友徧寰中不似鄉情分外濃況是通家三世好
肯將形迹論窮通

當時父老有誰存忠厚年來僅見君聞說平生多義氣
鄉邦風俗賴重敦

君來一載即還鄉我獨棲遲過十霜忠孝古來難兩立
煩將甘語慰萱堂

君住城東我在西兩家兄弟總相宜想當海上相迎候

正是吾兄憶我時

衢州通守近如何聞道新詩老轉多紅日半窓春醉醒

坐臨池水看新鵞

留耕亭上望桐敦一片青山接白雲海内蒼生待霖雨

可能長日自絪緼

陳氏孤㷀苦可憐幼年失怙少無天也應不待旁人囑

骨肉情深自惻然

逢人莫羡玉堂髙歲月侵尋已二毛寄語少年諸俊彥

及時來奪御前袍

海南風俗頗淳和山水清幽海味多有約他年重結社

下田畬蚤日相過

送陳汝翼歸瓊山詩序

詩有三經首之以風所謂風者民俗歌謠之詩誦之者

則一方民情之好惡風俗之美惡得以考見非若後世

騷人墨客流連光景之作顧於民情風俗有關於天理

民彝可以為世教助者漠如也予嘗不忘吾鄉風俗之

厚其人大抵質直謹厚安土重遷無有所謂告訐之風
矯僞之習富有力者往往篤姻黨節用度割欲畏義不
忍以其身輕犯非禮之事干刑憲戕肢體以貽羞鄉里
有一於此衆共鄙且危之至於宦族子孫則又矜門地
自愛重令雖貧且弱猶以先世衣冠自負不肯茍同衆
人貧無力者亦各安其分勤生而務本服勞富室以爲
衣食資不屑爲姦慝事凡此數者自予宦遊南北凡所
履歷之地皆鮮有焉今予去家官禁近踰十年於兹其

心未嘗一日不在大海之南而於下田番蛋之門尤切切然也鄉人有以事來京者相見之際輙首問及之皆曰非復昔日矣近同邑陳君汝翼來為予言尤為詳切吁何乃至是歟豈老成前輩凋落殆盡後生晚輩無所漸染而然歟抑或後生晚輩剛愎自賢謂昔人罔聞知而弗顧歟不然則風俗日趨於薄如人既老而不可復少歟吁可嘆也已汝翼邑故家子知禮重義而姻親交識又無非大家世族為鄉人望者幸因其歸偕放古詩

人國風之餘意賦詩八章追述吾鄉往昔風俗之厚以嘆今不能然汝翼歸抵家有相過者試歌以侑尊豈無因予言而惕然興起翻然改悔者乎或有詆予言為過者非知詩者也幸勿信之尚以質諸舅氏衡倅公必有所處矣詩列於下云

憶昔吾鄉全盛時人人如好不相疑親鄰來往情無間時節追陪禮不虧老大相逢惟講古交游會合敢言私近聞風俗微非舊因爾南歸一問之

憶昔吾鄉全盛時富貧貴賤總相宜田園多少咸安分
門戶高低各自持詞訟不因私忿起科差一任縣官施
近來風俗殊非昨惆悵令人有所思
憶昔吾鄉全盛時居民不識使君誰纔興私念頻中止
倍出官錢敢後期禮數粗疏情意好言談戇直內心慈
相逢無用誇乖巧畢竟前人不是癡
憶昔吾鄉全盛時弟兄和樂共怡怡但知父母均遺體
不為妻孥競殖私白首相看能有幾黃金多積亦奚為

思量何似貧家好身後無人爭是非

憶昔吾鄉全盛時每逢時節共遊嬉元宵燈火明城郭端午龍舟競水涓書語摘為燈上謎鄉歌暗射怕中詞只今無復當年盛懷古思鄉重嘆咨

憶昔吾鄉全盛時老翁遊衍後生隨散花蓮社同拋頌掃石榕陰對下棋釀熟甕頭連淬吸驏將果下帶駒騎年來文物雖差勝無奈淳風日漸漓

憶昔吾鄉全盛時一家門戶大家持心平那肯虧天理

頭白何曾識憲司不為薄貲踈骨肉忍將遺體受鞭笞

淳風一變嗟何及遮莫渠前誦我詩

憶昔吾鄉全盛時逢人長是動遐思從來天理何曾泯

誰道民風不可移表率正須前輩在匡扶全賴衆人為

知君質實能敦義臨別丁寧重致辭

送錢先生歸榮詩序

南京吏部侍郎雲間錢先生以萬壽聖節進表來京師

年適七十有一因上章乞致其事上俞其請陞南京吏

部尚書給與誥命贈其祖若考賜以璽書俾給驛以歸葢異數也先生再上章謝恩固辭所陞秩繼有恩典寵頒以為歸榮之詔一時翰林諸君咸欣欣然有喜色以為儒者之榮請於先生願摘詔旨歸榮二字以為先生堂名咸有述作付先生歸寘諸堂間以侈上恩大哉聖人之言其所關係甚深且大自有史冊以來上下數千年間人臣之出而仕仕而歸歸而榮者代不數人間或有之亦皆其人老而自歸歸而人以為榮未有出自君

上之口顏顏然謂如此而歸歸而為榮者也於乎先生何以得此於上哉蓋必其平日忠赤之忱積悃之素有以結於上心非偶然也先生歸構屋以璽書歸榮二字揭諸楣閒稽首而仰觀恒如昔人所謂堯言萬世如見天威不違咫尺者然則先生自耆而傳之年以至於百年期頤之際何者而非上之所賜其為榮不特為今日之歸則雖異時全歸首丘之後以至於千百世之久子子孫孫尚永享其榮於無終窮哉澹感先生知愛最深

臨别不能無言謹奉聖天子歸榮之旨擁先生平生出處大凡為七言詩十章用附翰林諸君大作之後先生歸老於九峰三泖之間當夫美具難并之際游衍歡適之時時呼童子歌之以為壽庶幾區區愛慕不已之心寓於音調抑揚之間戀戀之情恒在如左右云

蕭蕭白髮老詞臣此日歸榮荷主恩四十一年經世業歛將回去理田園

玉殿東頭第一班今朝宰相是天官新銜寫在文章上

留取人間百代看
歸榮兩字是天言高揭楣間侈帝恩晝日炷香開鳳勅
時時解說與兒孫
東南名郡古雲間位極人臣僅再看不似先生全晚節
龍章鳳誥照江干
呶呶謾爾沸虛聲敢保騶虞不殺生不待百年公論定
九重天意自分明
出使藩邦却贈金謫官海邑惠民深至今遺愛編成集

寫出憂勤一片心

碩學宏才謾自持高文大冊未完施歸閒好展經綸手

頌德論功畣聖時

歸去松江海上村坐敦雅俗化比鄰都將聖主恩榮意

散作九峰三泖春

文如韓栁字鍾王詞翰人間已遍藏自古立言期不朽

從頭葺理舊篇章

臨別依依感故知老來只恐見無期他年得遂南歸願

重上高堂拜令儀

送陳秉和南歸詩序

余適家弟陳秉和以閣右起實京師幾二十年于茲朝廷憫其久而且老也除其名籍放歸故鄉將行來别予于太學遠遊軒余家與秉和同里閭先祖考皆與秉和祖考交好余兄弟與秉和兄弟尤相親厚余自二十有七歳即離家居京師今年六十有一矣中間歸家者通計不過四五載平日官居所交與者皆九州四海之人

惟秉和以通家弟來相與聚處朝夕過從談論家園往事鄉里耆舊忘其身之在逆旅也令其歸矣余年日老方以虛名為内外所稱許乞骸骨之請未能遽得遂於秉和之去寧能不惻然於心乎嗟乎天地之間地界如許其大生人如許其衆人之於地界不能處處往於生人不能人人識所至之地固有限所識之人亦有數惟於所生之處同里閈之人所生雖有先後長幼而落地即相與也其視彼偶然而邂逅暫合而遽離者豈不有

間哉然則予於秉和之去也寧能不動首丘之念而起故鄉飛鳥啁啾躑躅之感哉雖然秉和往矣予不久亦將尾其後而追之也於其行為詩一十六解以寫我懷抱秉和將歸以報訊我朋儕子弟豫栽花釀酒以俟我歸若或尚遲遲未歸也歌其詞以想其人庶幾如或見之乎詩曰

萬里家鄉遠六旬年紀髙平生首丘念此際正忉忉一右解

見子歸家去翩然亦欲歸腰懸金紱帶身重不能飛 右二

解

歸去下田村弟兄無幾存哥聲唐重器交誼約重敦 右三

解

學士庄中景年年趣不同諸公行樂處應念主人翁 右四

解

瞻玉堂前竹年來幾許長誰知清景布只為别人凉 右五

解

見說青山上鬱然成茂林幾時携酒果約友共登臨 右六

解

老我思歸切天恩未肯從幾時林樾下坐我白頭翁 右七

解

昔日輪堂地如今學士庄煩君為料理莫遣放牛羊 右八

解

曽作野花亭栽花花未成敢煩鄉里彦為我重經營 右九

解

佳景層層出幽花日日開江山如有待専望我歸來右十解

禾稼年年穗魚鰕日漸多乞身歸去日共飲醉無何右十一解

寄語故鄉儂須敦禮義風業農惟務本積學在専攻右十二解

少日同袍友先歸得我心好培青翠樹遲我共乘陰右十三解

見說吾孤姪年來肯讀書書香今有繼歡幸欲何如右十

四解

寄語吾兒道謙卑謹自持丁寧休怙勢似我未官時右十

五解

老景難為别那堪送故知家中凡百事仗汝為扶持右十

六解

送蔣生歸省詩序

禮曰老而傳所謂傳者非但謂其家政也而於其平生

所守有所得者尤切焉夫人非生知不能不資於學學非一日之積也資禀有高下所得有淺深而其所以得之也又有難易焉苟得之於已而不及用用之而不克盡或用矣而無所紀述焉方其壯也尚或他有所覬令既老矣決無可用之期或用止於是而不可復進與夫用矣而或至於遺忘不有所傳一旦溘先朝露則所學隨身澌盡矣豈不可惜哉予自幼有志於學凡身之所至耳目之所見聞心思之所注想苟有益於身心有資

於學識有可用於斯世斯民者無一而不究諸心焉筮仕以來即以文字為職業凡其平日所學而似有所得者隨事以應用或用之而驗或用之而不驗或未及用用之不知其驗與否今頭童齒豁去死期不遠矣欲一一筆之書以俟後世冀或有知我者焉然精力衰而筆路荒不能如素志矣獨奈何哉每於中夜興思撫枕發嘆一世士子汲汲功利惟舉子業是務可與告語者誰歟乃歲戊戌予年五十有八矣距禮老而傳之歲僅十

有二春秋焉耳適有喪子之戚而清湘蔣生以故人子來見憫予戚戚也而慰解焉跽而言曰先生幸與先人有一面雅晃願執弟子禮以終身予意其止欲習舉子業爾拒之生曰晃之志不專在進取先生進教之幸甚時生年未及冠發西廣解未利春官循例當歸家乃毅然留居京師逆旅中從乃兄昇歷仕督府朝夕來予館下考德問業者三年今兹再試又不利將歸省其母氏别予遠去欲留之而不可得因念昔宋太史年幾七十

始得方希古於其别去也作詩十有四章送之予雖不敢上擬太史公然得一英才而訓飭之喜動顔色而天理民彛不能自已其心則無以異於太史公也因步其韻特筆以送生其所以期望於生以永吾無窮之傳者意在言外生其念念不忘無徒謂强聒一一宜書紳庶如太史公之所望於其徒者然詩曰

文章有大家制作稱妙手欲知爲文法如造内法酒右一

解

既如蜂釀蜜又如蠶吐絲不見勤織女嫁有百襲衣 右二

解

至理須靜觀冥心休外慕戀戀憂子母一步數回顧 右三

解

欲任萬鈞重寧見頳兩肩急就無鉅功凡事無不然 右四

解

生意暢于春清氣生於夜點鐵可成金糖霜原是蔗 右五

解

老成悼無傳賴汝以解憂我有百車貨寄汝萬斛舟 右六

解

悠悠天盡頭勤行亦可往有事勿預期勿忘勿助長 右七

解

叮嚀出我口妙契在汝心愛身如愛玉愛言如愛金 右八

解

織錦由寸縷成山豈一簣譬如農耕田不為旱潦廢 右九

解

與其求人知孰若求之天西子蒙不潔反羨嫫母妍　右十解

采木來山中彼此初不與一入工師手乃獨成良器　右十一解

試金當以礪磨玉須用沙春融氷化水日映雲成霞　右十二解

我心日思歸後會難數遇須知歲月馳疾似追風驥　右十三解

老景難為別愁懷未易開高堂寧覲後念我早從來右十四解

壽嚴陵先生七十歲詩序

嚴陵先生以少保吏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致政家居之七年也歲在癸卯距其始降之年蒼龍舍甲午天運歷五紀而過之又將躋焉者也昔人謂稀有之年是已夫人徒有是年而無德與位固已稀矣況又有德有位而得其年其為稀也豈不尤稀乎哉先期其冢嗣翰

林侍講良臣得朝中名公鉅卿才大夫士祝壽詩若干首自閣老以下咸有之既粹成帙將寓歸至先生初度之辰以為壽以濇老門生也特以序引見屬嗟乎所以為先生壽者豈可苟同衆人乎哉夫衆人之所謂壽者以其身身止於百二十歲也先生之所謂壽者則以其名名豈可以歲計哉蓋將期之以千萬世而無窮也雖然先生稟扶輿清淑之氣生際文明極盛之時三光五岳之氣既完而所以培植保合之者又益加厚保之以

泰龢休之以元陽茹之以菁華其氣清以醇其質厚以全身無恙而心無憂既已越下壽而駸駸夫中壽之域矣由是而底夫百二十年之壽則固其所固有者也固無俟於祝矣祝不祝於先生何加損若夫壽先生之令名於千萬世而無窮則固先生平日之所志所謂不在温飽者之所充而極焉者也先生少有大志弱冠試秋闈即第一他日試春闈又第一進而對大廷又第一所謂三元者皇朝百年以來僅於先生一見之甫入翰林

即拔於衆人中而進于清嚴密勿之地預聞朝廷大禮樂大政事大議論凡國家有大制作多出先生手自筮仕至於休致始終不出禁門而名聞於華夷功著於遠邇中間雖或暫為六月之息然所以培其負大風之力而為九萬里扶搖之地益大以遠故其再出也位極人臣治效可稱述而疵議不加焉矧又得以未耄之年而享其清閒之樂天錫之以全福人歸之以令名穆叔所謂三不朽者先生皆兼而有之真足以傳之千萬世而

無窮矣其為壽也葢將與天壤相始終所謂百年之期頤百二十歲之上壽烏足為先生道哉

壽夏太常八十歲詩序

靜學夏先生以洪武戊辰歲生時高皇帝肇造區夏之三十又一年也方是時三光五嶽之氣分而再合漓而復淳葢自開基以來彌縫保合至此一世矣然後天地之純全文物之聲明漸復其舊而先生之生適當其時得氣正而賦質全自然渾厚而清明先生又能充而養

之本以經術加以問學遲遲至十有八年之久是為永樂乙未時文皇帝在位之十有三年也向之含者益以固淳者加以深彪炳旁達大明極備先生於斯時所養既固所學既成於是出以應有司之求進對明廷為天子所親擢置之館閣朝夕接近耿光沐浴膏澤醲醲透徹四暢文通充積日富見聞日大至於書畫末藝亦能以餘力及之時聲名播揚遠邇天下之人稍知書嗜翰墨者皆知有先生矣先生官禁近最久經事列聖餘四

十年嘗一出典郡未幾即有太常之命年既至乃乞身南歸居吳中者若干年今春秋蓋八十矣夫以先生一身生長出處皆值夫國家氣運之盛之時首尾幾百年始而毓秀於元氣磅礴之初中而效用於治教休明之際晚而養恬於德化熙洽之餘隱是豈偶然之故哉歲丁亥八月二十三日先生初度辰也先生期嗣子中書舍人文振乞告歸省預求縉紳詩為先生壽而以序屬濬濬惟德者壽之原德之厚者壽必長理有必然者固不

待於區區言語文字祝願亦非區區言語文字所能祝願也竊惟先生所以遭際承平之盛與夫光寵壽考之樂有如此者所謂亨嘉之會明良之逢千載一時者也於戲至矣濬不敏因中書君之請書此以先諸縉紳之作用以為先生千百歲壽

壽封尚書劉公八十詩序

自我皇祖肇國以迄于今歲周于天而又將再焉蓋凡八紀元矣人生始元之初至是存者蓋無幾列有厚德

高壽而又膺穹爵如吾博陵劉公者哉公生洪武壬申至是八十有八矣距九十曰耄僅再朞焉以子閣老先生貴歷封至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天之高壽人之顯爵世蓋無有加焉者矣嗟夫歲之數止于百公再歷一紀即滿其數官之品止於九公再陟一階即極其品壽得於天爵出於君人希其一而不可得天既與之於冥冥之表君又錫之於昭昭之際其駢蕃綿遠也如此其厚是何故而然哉予聞劉故博陵故家其先世有仕前

朝為中臺御史者世以詩禮相承仁風惠澤衣被鄉邑者葢非一日矣至公之先大夫贈尚書公醇德古道深憂遠思超出世俗之表一時鉅公名人罔不尊信敬服公自幼隨侍居兩京聞其得於家庭告詔葢有素也公資禀淳篤樸茂而謹愿於一切紛華聲利之習泊如也持身不苟處家有法閣老先生出縫掖中即為贈尚書公隨事指教甫成童公又遣從明師儒學古文辭用能積習以成器及其官館閣登公輔公三荷貤封之典未

嘗改其常度望之者知其爲篤行君子其厚德懿行有過人者如是則其全盛大之福膺穹爵享高壽者良有以夫矧有𤓰尚書公以開之於先閣老先生以大之於後公享其成於其中年及耄期視聽不衰孫曽滿前受上天之厚畀荷聖君之異數庸有既乎所謂百年之上壽一品之極位可跂而待也歲己亥十有二月七日初度辰也太常少卿謝伯寬輩繪圖賦詩以祝公壽既成以序引見屬謹書于圖之上方

壽李希潤七十歲詩序

壽之言見諸載籍者始於書詳於詩詩之言凡二十有八為君父言者二十有七為母言者一焉是皆詩人祝願之辭所以述人心之所欲臣子之至情言之不足而詠歌之者也後世祝人之壽必形於篇什者厥有自哉海虞成齋李希潤先生明年年七十六月二十六日其初度之辰也其子侍講世賢縻於職弗克稱觴膝下先期徧干朝之公卿大夫名能詩者預賦詩以為先生壽

且及其母孺人焉予聞先生履道裕醇隱聲于海虞之
區介以厲其俗如徐穉之在南州德以薰其鄉如陽城
之在晉鄙誠以名和而致歲穰如桑庚楚之在畏壘不
出戶庭而知天下之事不求聞達而致遠邇之譽不希
仕進而來章服之華以篤厚之資膺恩封之典享耆老
之年齒德爵三者俱尊其㡳乎南山有臺之樂只君子
者歟當夫懸弧之旦賔親畢至少長咸集酒醴維醹殽
核維嘉俎豆既碩且庶先生蒼顏白髮頹然危坐于高

堂之上以受子姓之賀以次及于姻親朋舊賀畢而燕以次起而舉觴為壽安知其無效古人斷章取義以賦詩如左傳所載者乎為此春酒以介眉壽于以致其親愛之祝者有焉稱彼兕觴萬壽無疆于以致其無窮之祝者有焉或歌黃耇駘背之章或詠令妻壽母之句一堂之間情意諧洽禮儀卒度驩忻交通其樂為何如哉引而導之翼而輔之其所以享壽祺介景福真有如松栢之茂也岡陵之高且大也南山之不騫不崩也古詩

人所云云者莫不有之顧惟克家顯宦之子獨不與焉寧能不慼於心然而命服之煇煌天詔之褒嘉瑰辭麗句之祝讚揄揚誰所致歟覩其服章佩夫詔旨諷其篇章則子雖不在側愈於在矣韓子所謂子在京師雖有離憂親心樂者殆謂是哉先生以詩學傳家侍講君受趨庭之訓既以三百五篇取高第為天子文學侍從之臣子用是本詩為說以冠諸作者之端以為先生千百歲壽

壽吳餘慶詩序

斗牛之墟湖山之間有臞然一翁鶴髮酡顔面如渥丹超然物外而不為聲名利禄之所役盖延陵季子之遺裔也歳在昭陽大荒落日躔鶉尾之次蓂開十又二莢是為初度之辰泝其懸弧之始至是盖四百二十餘甲子矣爰有甥館之賔衣繡持斧坐鎮于南海之涯予雖不識是翁因其温然之玉潤澤可挹則其瑩然之氷清粹可想見已門楣之光發為孫枝蘭茁其芽金英瑤華

來自劒江問安之餘載求珠玉之章將寓歸以為翁壽觴之侑虛其右簡請予文先焉維南有星居狼之北秋分之旦耀芒于丙春分之昏收焰于丁是為老人維東有峰峙岱之巔近依日觀視夜如晝旁睨介丘望河如帶是為丈人是翁也其天之老人星乎其地之丈人峰乎星體在天光照下土芒色寒正光彩燁潤翁之朋德不汙卝之山盤于地峻極于天意氣端重雲雨勃興翁之厚德澤物似之予也不佞請以是二者為翁之壽且

以弁諸作者之前翁吳姓餘慶其名其先自臨川徙豊城之甘塘又自甘塘徙少塘令五世矣其求予言者翁之外孫廣東憲副涂君伯輔嗣子耿也

壽古藤兩傅先生序

古藤兩傅先生伯曰肇本以經學發身為茶陵文學既而歸老其鄉講學授徒仲曰肇吉學成而不試嘗游江湖間既而倦游家居服勤田畝藤之人士稱邑中賢士大夫必歸肇本至論隱君子之表表者則曰傅肇吉云

先是十數年縉紳先生有題其所居之堂曰壽寧者盖以壽考期之也至是歲己丑肇本春秋七十肇吉六十又一年至七十古人所稀而六十則古所謂三壽之下者也名堂之義至是乎驗矣肇吉子鑑發廣右解待試京師先期求詩文將寓歸以為二父壽特以序見屬予惟人之倫有五而生之期止於百父之生子夫之配妻其最早者率以二十為期幸而遂其偕老終養之願者不過五六十年若夫君臣朋友以義而合或蚤或暮或

久或速尤有不可必者然舉其最久者亦僅四十年而已惟兄與弟自襯生膝下相去或一二年或四五年自孩提以至髫齔髫齔以至弱冠相與講習既壯而有室強而出仕其間雖不能無分合然通計其始終多者乃至八九十年之久故五倫之中最長久者莫如兄弟茍情意周浹趨向相同豈非人意之至樂也哉今傅氏伯仲一仕一隱始而同中而分終而復合白首周旋友愛深至黄髮駘背不異乎孩提髫齔之時杖屨追隨無異

乎竹馬嬉遊之日噫何樂如之樂則心舒泰而體安適自然疢疾不作外物不干可以保其天和全其天真而壽考無疆矣或曰鑑之二父俱當喜懼之年朝夕奉養猶恐其有所不及顧乃以功名之故違去萬里之遠且又值鄉邦多事之秋吾知兩翁者雖適友愛之願無乃缺慈孝之情乎噫彼葢以世俗之心度兩翁也抑孰知其所志之大有出於常情之外者乎異時鑑名成德立荷國家之寵榮增重宗祊光輝邑里則兩翁之志遂矣

其志既遂其樂愈深則其壽益長也或者唯唯而去遂書以為壽古藤雨傅先生詩序

壽致仕廉憲張公年七十詩序

禮百年曰期頤七十曰老而傳葢人生自幼而弱弱而壯壯而强以至於艾以耆自學而冠冠而有室仕以服官政以至於意指使人由是而進於老境家事則傳之於子國事則致之於君則一生之事畢矣唐人詩人生七十古來所稀正蒙莊氏所謂天佚我以老之時也人

生而得天佚之天佚之而能順天之所佚以自佚斯人也古人以為稀有況今世乎予友廣西廉憲渝川張公良甫今年七十其同邑廣西叅政胡公希仁為之求朝中公卿大夫士為之壽詩而以序見屬予予與二公皆同年進士歲甲戌登第張公時年三十六希仁年三十予年三十四轉眼之間三十有五年公年未七十已致其事去歸其鄉先所佚之期而自佚今居家十年矣予與希仁俱以踰六望七之年天佚我以老而不能自佚

愧公多矣因思冕旒臨軒奏揚大對大臚句傳者三百五十人今其在者無幾而吾三者得以耆老之年居大夫之職朱衣金帶白首無恙享太平之福以為吾榜中人殿不為不幸也然公久歸故鄉希仁官外藩予不出國門老朝署間公年今七十希仁適以滿秩來京得與予會求詩作文以為公壽豈非一快事哉雖然古人有言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太公八十為敬勝怠之銘衛武公九十猶為抑詩以自警不以天佚其身而自老

苟焉以自佚其心也尚相與勉之以至於期頤之年

壽嘉定范宗常詩序

歲在强圉赤奮若嘉定處士范君宗常距其生時歷三百十二甲子矣日躔壽星之次哉生魄其初度也其子純舉進士居京師阻於稱觴深以為歉先期遍干縉紳大夫賦詩以祝其壽得若干篇乃以序見屬夫天下之物可欲者皆可力致莫之致者惟天而已矣壽出於天固非人力所能致又豈聲音言語所可祝願哉而仁人

孝子必惓惓焉者愛其親之至情也不徒祝之而必徵諸詩人之言者情之至不能自已也而縉紳大夫亦且嘆咏永歌之不已者君子與人為善之心也於乎諸作備矣予尚奚言哉先是歲丙子純領京闈薦書適以是日來歸時庭前菊盛開中有一本並蔕二花君觴客賞焉客咸以為瑞且曰古人有以飲菊泉而壽者此君壽考之徵也又曰物以特異為祥祥不虛生此進士甲科之兆也不然何以不先不後於是年是日耶今年春純

果登進士第嗟夫甲科之兆既驗之矣壽考之徵獨不可必歟子聞永樂初少保黄文簡公宗豫其玉堂廨宇前亦有並蔕之瑞一時鴻儒碩士爭賦詩豔之其後果位登台輔壽躋八袠追致政家居之時其尊府思恭先生尚康強無恙一門父子厖眉皓髮朱衣象簡照耀里閭至今人以為美談異時君家父子得無近似之不然何瑞應之先見不殊也如此哉既驗其往安知其將來之不驗歟謹書此以俟若夫祝頌之詞顧望之意見於

篇什者故不贅是歲之秋八月吉日

壽鄧有文七十序

仁者必壽然乎曰然曷以徵其然曰於古有之古之仁者孰有過於軒昊唐姚者乎又孰有過於姒子及姬之二王者乎其次焉者則有若太公望衛武公又其次者則榮啓期張柱史之儔之數君子者其於仁也或安之或利之又或强之故能安樂壽考以全其天焉考其年數軒轅百一十少昊百堯百一十八舜及禹湯皆百文

王九十七武不及者四年太公八十遇文王衛武公九十五榮啓期九十鼓瑟而歌張蒼亦踰九十由是觀之仁壽之理斷斷乎其必然矣金陵有鄧君有文者今茲歷甲子四百六十矣陽生之月蓂莢退五其初度也騰驤千夫長范叔達氏與之交莫逆先期會其素所游者圖所以壽之者僉曰莫如文乃介鄉進士徐啓東謁予言予詢鄧之為人徐曰仁厚君子也居於市而不為市人之行凡其存心制行必依於仁慈祥惻怛之意恒溢

於接人待物之間噫允如予言斯人也其亦幾於疆仁者歟有是仁則有是壽必然之理也奚假人言為哉雖然仁道至大其器重其塗遠而其取效又最多愈行而愈不至予願有文益弘其心毅其行使德與年而俱進如太公八十而猶有敬吉之言衛武公九十五猶作抑詩以自儆若然則其壽之日躋也雖不敢望乎隆古聖人而於二公也其亦庶幾矣乎予不識有文偶因啓東請而為之言以畀叔達氏俾書于帛付有文從子之寓

金臺者持歸至日以為壽觴之侑

廬江王氏雙壽圖詩序

雙壽圖者太常寺丞王恒克常命工作以壽其尊甫寺副公暨母孺人也中坐竝坐者公與孺人也席前列拜舉觴者其諸子及婦也左右侍立各有執者其羣從宰諸僮隷也循門徑而趨勢將入以賀者其鄉邦之族姻交友也惟恒也為官守所羈弗得偕諸弟昆稱觴膝下此圖所以作也圖既成凡與克常交游者作詩祝願之

克常既綴圖之下方虛其上屬予序公於予有同朝之好又常命恒從予游序之作不容辭易不云乎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所謂人道之大綱也人莫不有夫婦而偕老者為希人莫不有父母而具慶者為難在子者得其父母之具慶則在父母者得其夫婦之偕老矣二老者龎眉皓首錦袍珠翟照暎乎一堂之上以享有子婦孫曽之奉既而姻親畢來交游駢集酒醴既醇殽核維嘉觥籌交作既醉且飽禮備而情洽其為樂也孰尚焉矧

嘗仕中朝膺顯爵司天下之平得以推其平日所學以濟斯人者乎矧嘗荷國恩推封厥考妣以榮名顯秩而厥配亦有貤封之榮者乎矧又以未至之年休致而歸得以優游田里遂其其山其水我游我釣之樂者乎矧又有子朝夕禁近秉翰以侍天子清閒之燕名位駸駸以起者乎若是者皆人情之所願欲而不可一得者也而公家兼而有之豈非人生之至樂至樂也哉是歲公年八十孺人六十又六六月廿又七日届公懸弧之旦

至于嘉平月望後一日又孺人設帨之辰也充常先期寓此圖并詩以歸俾其兄若弟至期前後兩獻焉吾知公於斯時目斯圖之華麗耳是詩之温雅顧語孺人以其子孝愛之故將必悠然于心暢然于懷而有不容已之樂哉樂斯安安斯久吾知孺人之壽將由下而中而公之壽亦由中而上可必矣夫然則恒之身雖不在家庭樽俎之間而其心固已洋溢乎形容言語之外矣於是乎序

都憲張公輓詩序

僉都御史濟南張公大振以成化五年夏五月二十日卒於其家其子鄉貢進士璿持其舅氏都憲李公廷章所述行狀既徵銘于當世之名能文者又以其所得哀輓詩來求序予與公同舉進士第素相交好義不可辭惟公之性行履歷狀與銘述之詳矣而諸公哀輓之作又皆委曲詳盡予尚何言哉雖然詩之三百五篇篇各有序而又總之以大序焉無非以述其作者之意也今

觀諸公之所以詠嘆乎公者凡其性情行義處家莅官出處大節與夫政令之所施恩惠之所及及其平生交游之好契誼之篤莫不備見于篇什之間展卷而誦之如見其人親覩公之眉宇而挹其言論風旨而與之周旋焉又如見其人親接公之笑談而與之傾心露悃而意氣相投焉又如見其人親聆公之誨言而遵其教條受其約束而為之驅馳役屬焉又如見其人親承公之提撕拯援而得其煦嫗卵翼之恩而賴以生息焉又如

見其人親臨公之喪相見含襚斂殯匍匐而弔以舉哀傾觴而酹以致祭執紼而謳以從葬焉章異其體言異其旨或敬而慕之或愛而思之或感嘆而哀悼之種種皆有詩人之善詠歌一至是哉觀諸公之詩則公之平生為人可知矣予因璹之請序敢擬諸公之詩以衛人二子同舟秦人黃鳥諸篇若夫子夏所以序詩之意其任在予者則亦有所不得而辭焉於是乎序

故都御史姑蘇韓公輓詩序

成化十四年十月望日右都御史致仕韓公卒于姑蘇之里第計至京師凡知治體為國惜才者咸哀公以謂公之云亡豈但公之一身一家不幸哉方天下承平四方無虞時公之有無亦若夫人耳惟一旦不幸而有倉卒之變意外之事恒得如公者一二人儲于無用之地以擬之猝然出之於久鬱之餘一時之人素望其丰采飽聞其聲望心所厭飫而意所嚮往必將翕然應之犀然趨之帖然服之故事半夫人而功倍之不假智力營

賁而自然聲銷影絕於有萌將形之始於大體則不傷於元氣則不損其視夫為之而後成除之而後去者其得失損益蓋千百矣斯人也世豈可一日無哉自公為忌者所搆以疾乞身歸閭故鄉時春秋僅五十有三耳天下之人不問識與不識莫不惜公之去之速而有識者猶質以漢張敞言謂公終無不起之理特暫為六月息耳使公常無恙居田里間猶在朝廷邊鄙也譬則富者之貯金帛菽粟雖不日見於用然而家有儲蓄雖有

水旱之災非横之侵皆恃有此以無恐今公已矣而一時士夫可恃如公者幾何人哉此世之深識遠慮者所以於公之亡而深為天下惜也然則其哀輓之作豈但如衆人泛泛然為人子弟以悼其父兄而已哉公交游徧天下而予交公日淺知公獨深顧頗為公所許與故於公之捐館既為文酹以哀之又為諸公引其哀辭之首如此云

丁守奠哀詩序

鄉進士竇安丁康手一帙甚鉅踵門告予曰此朝野諸公哀先父菊莊先生之詩也願為之序先生名恒字守彝予聞其人也久矣守彝以詩聞一方其詩沖澹清雅頗有唐人風致蓋工於詩者也生而工於詩沒而人以詩哀之不亦宜乎蓋詩本性情而情有七哀其一焉三百篇中如二子同舟黄鳥諸篇皆悼死者而哀之之辭也漢魏以來之詩如七哀之作雖不明指其人哀傷之意隱然見矣有唐作者尤多至老杜之八哀則歷述其

人之行實而終之以悲悼之情千百載後諷而誦之者莫不悚敬愛慕如其人之猶生悲思疾痛如其人之始死不必歷考史傳而斯人之生平大槩歴歴然在目中矣昔人謂杜詩為詩史予竊以為近世哀輓之作皆死者之實録也夫達官貴人功大名顯其卒也鼎彛有銘謚有議史有傳固不必藉此以流聲實於後來若夫山林寂寞之濵高人隱士名不載于仕版跡不至於都市雖有絶世之行探賾之學而昧昧無聞者多矣自非當

代之能言者取其行之高蹈悲其生之不遭形諸聲詩傳諸將來夫何以能壽其名於天地間哉此哀輓之詩所以作而孝子慈孫所以惓惓於斯也郡守夔博學能文而於唐人詩尤其所長其詩名固已著聞於一方矣今由諸公之作殆得以廣其名於四方永其傳於後世耶後有知言者采輯有明一代之詩因諸公之言而知有守夔使其詩得在所選焉未必不如唐音中之邵謁也是為序

謝署正輗詩序

哀死以詩禮歟曰禮也曷以知其然於禮有之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是蓋發于人心之自然而形於聲音合於典則比於節奏有以動其怨慕哀痛之情是豈無故而然歟此哀死者所以必以詩詩必合於禮禮之中必有樂樂之至必為哀斯豈無故而然歟一本乎人心自然之天莫之然而然雖欲不然不可得也近世輗

詩說者謂其源流於田橫義士之作斯固然矣抑孰知其所以然者乃出於人心本然固有之善秉彝好德之所同然者乎順昌謝公以善以子光禄寺大官署正昱貴敕封如其官以天順甲申歳卒于家訃至京師一時卿大夫士咸為詩哀悼之併及其内子王安人嗚呼所謂哀死以詩者歟禮知生者弔知死者傷傷生於死者而弔生於生人今謝公平生足跡未嘗出其里閈名姓未登於仕籍禮義所施僅在其姻族德惠所及僅於其

鄉閭而諸君子一聞其訃徒以其子故乃哀悼之不已以至形於詠歎諧於音律協於節奏成於篇章其辭悲以切其意幽以遠美乎淵哉皆有古詩人之風中夫禮合夫樂而極其哀傷感慕之情夫豈無自而然歟署正君既粹成帙偕其鄉友求予序於是乎書以冠諸作者之前

侯教諭哀詩序

人莫不死也而死得其所之為難所以難者非死之難

處死之難也尤溪教諭天台侯邦重以父怡素處士之沒哀過而至於毀不幸卒焉或者病之曰聖人立為中制教人無以死傷生令君以親故哀毀以死無乃非中制乎嗟乎為子死孝為臣死忠可謂死得其所者矣然死忠與死孝實同而異子之於父天也臣之於君人而天也人而天者可以用義純乎天者一於用情而已義有所不計焉非不計也不及計也蓋人之有是身親所生也無親則無身親既喪矣吾身何有哉方其泣踊號

慕之時創鉅痛深五内分裂上不知有天下不知有地
中不知有已身又何暇計其死生也哉是故親死而哀
哀而至於毁毁未必死也而或死之非故自戕其生以
致之死地而忽不自知其至於死也是其死也葢出於
天理人情之至真至切非若臣之於忠得以義權其輕
重緩急以為去就死生者比焉然則君之死也揆之中
道雖不能不過然其志則可矜而其情則可哀也已矧
君年方富學方進才方可以有為乃弗得下壽乃不𣪚

貴位以死是尤不大可哀矜也哉誠宜訃音一聞一時縉紳大夫士無問識與不識莫不為之嗟惜哀悼而又長言之詠歌之不一焉是亦天理人情之不容已者也君之季父方伯公猝諸公哀君之詩既成帙俾予引諸其端予故推明君之志以見其所以死用以解或人之病君者云

王時暉輓詩序

予友慈溪王時暉卒於京師凡與之交游者咸作詩悲

之或粹成帙青田潘舜紘䌷以示予予披誦之餘不覺淚下乃為之序曰嗚呼古之人不偶如吾時暉者不少於唐有一人字元賓韓文公稱之曰才高乎當世而行出乎古人於宋有一人字逢原王半山稱之曰其言浩浩乎沿之而不窮其行超超乎追之而不至卒之二子者皆未至於大成以死二公以崇奬斯文為已任故深悲之悲之非私之也今吾時暉之才之行其所以言及其所以行固若無愧於二子者使其及見二公則其所

稱而悲之者亦將無異焉雖然元賔在當時固已登上第為宫僚逢原不知其曽求仕否設求之未必不可得今時暉則四至禮部矣及需選天官又以能書預中書舍人選不旬日除書當下而竟不能得豈非其命哉且時暉平生苦心極力學為文章又以其餘力學書其文最工而書次之及其以文試也乃不見省以書試也顧在所取失之此幸償諸彼衆方為之喜柰何時暉自生而童而冠而壯閲闗三十餘年僅成此名而乃不能忍

死旬日間以待朝家一命需其冠服以祔於棺籍其名位以銘其旌况欲望其大行所志以惠生人乎哉嗚呼悲夫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目有其容心忘其為死也雖欲不悲得乎悲而不形諸聲得乎宜乎諸公詩以悲之而予亦不能不為之序焉

贈洗馬羅君夫婦哀詩序

太子洗馬羅明仲先生之母誥封太宜人陳夫人卒于京師一時公卿大夫士咸賦詩哀之明仲將扶柩南歸

與其先尊贈洗馬公合葬于其鄉因辞公始捐館舍時縉紳大夫所作哀詩與今日諸公所以哀太宜人者併為一帙俾予序予托交明仲有年知其家世有素羅與陳皆西昌之鼎族而羅氏之先文獻之傳見故少師楊文貞東里文集尤詳盖詩禮之宗也公自幼為文貞公所鞠出自大儒之閫薫蒸陶染衣冠步趨自與流俗不同望之者知其源流之有所自也而陳夫人以名宗子嬪於儒家禮節儀範迥與衆異然則人固不可無所本

哉予嘗讀文貞公所著羅子理先生傳曁所謂慈訓録者益知羅公之先其伉儷故多賢懿可為世法而知公與夫人其持身之德理家之教逺有端緒是宜其生也人敬之慕之而沒也人哀之悼之至形於詠歌以成篇什夫豈無所自而然哉況有洗馬君為之子謹身好學名重當代既已恪勤職務以來朝廷褒封之典又能重誼廣交以致士夫讚說之譽誠宜其親之棄其榮養也識與不識者咸為之哀悼圖以其二親之重德高誼表

為遠近敬慕之故然亦由洗馬君顯揚之孝有以致之
歟朝之縉紳先生或述其狀或志其墓或為之詩若誄
而予為之序

重編瓊臺藳卷十五